

# 鹤庆田埂调与张树先的三弦艺术

文/尹懋铨

顾名思义，田埂调就是在田间劳作之余，休闲的时候在田埂上边弹三弦边唱调子的一种音乐活动，一方水土孕育了一种民俗，孕育了一种音乐文化，在大理州鹤庆县弹唱田埂调这种风俗十分盛行，除了田间弹唱之外，平时节日、庙会、赶集的时候人们也非常喜欢弹唱田埂调，尤其是青年男女交往，谈情说爱，通过即兴对歌弹唱，充分地展现各自的才能和智慧，达到互相了解，所弹唱的内容极其广泛，从互相试探询问，了解对方的志趣和家境，交流生产劳动知识，表达爱慕之情，互相逗趣，甚至互相挖苦等等，无所不唱。今天将要为我们表演的张树先和杨薇花，他二人就是在弹唱田埂调中结为夫妇的，他俩的婚姻还有一段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当时由于女方父母的偏见嫌张树先双目失明，不允许婚事，而杨薇花则很坚定，不顾父母的阻拦，勇敢地冲破世俗观念，跑婚到了张树先家，这是田埂调弹唱成就了这对好夫妻，由此可见田埂调在当地人们社会生活中有多么重要的意义。

田埂调的弹唱方式有自弹自唱，亦有自弹自唱者与别人对歌，再或一人专弹三弦，他人歌唱等等，形式灵活多样。既有坐姿弹唱，也可将三弦挂在胸前站立弹唱。

在众多的田埂调弹唱者之中，盲艺人张树先是一位杰出的代表人物，他出生在鹤庆甸北乡，6岁时因病双目失明，之后，曾经跟随其父亲学习弹奏三弦，因他天资聪慧，加之勤奋好学，因此很快掌握了父亲传给的三弦技艺，继承了鹤庆甸北三弦艺术的传统，他还能熟练地演奏竹笛、树叶、唢呐、二胡等乐器，在各种场合的演奏活动中，他练就了一手自弹自唱的好功夫，经常走村串寨为群众弹唱，很受欢迎，从此名声传扬四方，但他并不满足于此，长期以来他在三弦的改革制作方面；三弦乐曲

的编创和演奏技艺等多方面潜心琢磨研究，天长日久刻苦磨砺之后，他的三弦技艺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并形成了他独特鲜明的艺术风格，成为当地出类拔萃的艺人，鹤庆县的民间小调因他的弹唱而远播各地。2002年评为云南省民族民间音乐师，是白族唯一的小三弦音乐师。云南省级民族民间音乐师和民间音乐艺人。在2005年云南省第五届残疾人文艺汇演和大理州赛区文艺汇演中，他代表鹤庆县分别获得第2名和第1名的好成绩，并选送到云南省残疾人文艺汇演代表团参加全国残疾人文艺汇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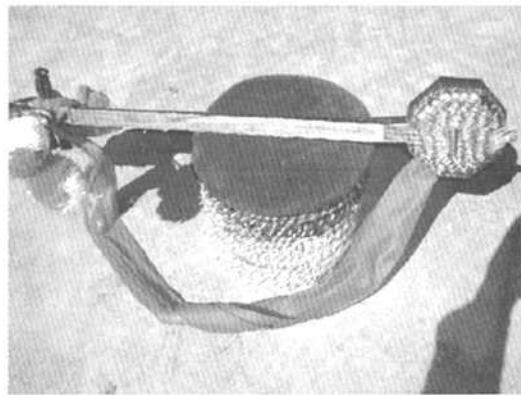


众所周知，大凡有一定造诣的艺术家，都会都有自己独到的建树和成就，或者说有自己的“绝活”而张树先在三弦艺术方面也有他独到的建树，大致可归纳为如下几方面：

## (一) 不同凡响的三弦

首先体现在他的三弦制作方面就与众不同，他选用硬度适中具有良好音响性能的红木为制作材料，琴头雕有龙头作装饰，其琴杆有效弦长度为60公分，全长为64公分，细铜条作山口，采用3厘米厚的黄铜箔作琴杆的指板面，琴鼓为八角鼓形，鼓厚为7公分，一面蒙蟒皮，背面开音窗，张金属弦线，选用子弹壳作琴码，用竹片弹奏，黄铜指板，铜条山

口子弹壳码，金属弦，竹篾弹片：他如此选材用料绝非是偶然的，这一切之中鲜明地体现出他对三弦音色和音量的特殊追求，标明了他别具一格的审美情趣，他是在寻觅一种不同凡响的精美的声音，的确，他的三弦在晶莹剔透，明亮清澈的音色之中渗透着圆润和柔美，但又不失三弦丰满厚实的特色，当运用弹、挑、扫、摇等技法时不仅加强了弹拨乐器发音的那种“珠落玉盘”的铮铮清脆的颗粒感，又由于它有特别悠长的余音使得这种铮铮清脆的声音兼有拉弦乐器连绵不断的线性的特质，这就大大地强化了他的三弦的歌唱性，形成了与众不同的独特个性，自然就不同于凡响，他使用竹篾作弹片同样也是为了获得纯美的音质，他认为竹篾既有弹性又有韧性，可以避免触弦的杂音，无论弹、挑、扫、摇都可以奏出柔和纯净的音质。



张树先经常这样唱道：“我的茶壶有嘴不会讲，我的三弦无嘴会说话”。是的，他是用三弦和人们对话，他是用三弦传递他心底的话语，所以他怎么能不追求声音的美丽呢，他一定会选择最美的声音来表达他的心声，来传递他的真情，因此他在三弦的选材和制作方面花那么大的功夫，确实不无道理的。

## (二)独特精湛的演奏技法。

张树先除了精心选材用料，使得他的三弦在物理性能和音响效果方面不同于凡响，此外他的独特的弹奏方法也是获得不同凡响的重要原因之一。大概可归纳如下：

(1)他采用跪指法触弦，此法使用指甲尖端将金属弦线触按到铜指板上，成纯金属的结合，从发音的源头上就杜绝了一切软质材料对于发音的吸附和阻隔，形成规整的震动和通畅的传导，因而发音明亮纯净，余音特别长久，如此运指行音，可获得如歌一样连绵悠长的腔句，这多么有利于艺术表现。

(2)滑音。也是张树先运指行音中使用最广泛的重要技法，滑音在一切弹拨和拉弦乐器只作为色彩性的指法来运用，然而在张树先的乐曲中却比比皆是，随处可见，但绝非滥用，他是源于语言的需要，在他看来弹一支乐曲就像唱一首歌，要唱得字正腔圆，必须和调入韵，曾有一位乐手跟树先学弹一首乐曲，但总不是味儿，他告诉那人，你先学学我们白族人讲话的音调和白族调子你就会弹得好了，原来白族语言中有八个声调，那些三度，四度，五度等各种滑音对于他的技法的形成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他的滑音既源于语言又不拘泥于刻板的模仿，运用得十分巧妙自如，上滑、下滑、慢滑、急滑、回滑、微滑等非常之丰富多样，尤其以大幅度的连续的上下来回滑奏最为精彩，譬如：2442644244D 26这一段旋律即是，滑音无处不在，其目的一是音乐风格的需要，二是为了行腔的圆滑连贯，自然流畅。

(3)擅滑即揉弦，是美化声音的重要技法，多用于擦弦乐器上。由于张树先三弦悠长的余音具有拉弦乐器连绵不断的线性特质，因此他的擅指效果就非常明显，十分美好动听，可以说擅指几乎是张树先演奏中始终贯穿的技法，但并非一成不变，他不拘一格，有定位擅指，有滑指揉弦，有大擅，有微擅，或不擅，酌情而用之，得心应手，错落有致，在一抹，一擅，一滑之间那旋律像汩汩泉水游曳流动，似乎赋予了一种生命的动力。

## (三)精美别致的乐曲

张树先所弹奏的三弦曲都是他自己编曲或创作而成的，他从小浸润在白族民间音乐之中，无论是

田埂调、剑川调、白族唢呐锣鼓音乐、洞经音乐、滇戏、花灯等他都十分熟悉，他广泛接纳多种音乐元素，并且善于转化为自己的音乐语言，进行再创作，因此他的三弦独奏曲中充满了浓郁而质朴的乡土气息和鲜明的白族音乐韵味，他的乐曲极富歌唱性，犹如一曲曲婉转优美的歌腔，可以朗朗上口，他的大多数乐曲既源于民歌，但又绝对不是简单的移植，而是巧妙地运用各种技法高度器乐化了的，所以听来使人感觉既亲切熟悉，曾似某一个调子，却又不是那个调子，似是而非的，这也许正是古老的传统在他的心里，在他的手中得以延伸和升华。譬如《甸北田埂调》原本是由很多个自由式的唱词叠句组合而成的大段落：



在张树先改编的三弦独奏曲《山乡情歌》的中间段落中也运用了以上素材，试作比较分析，他是如何成就此曲的：



乐曲先由节奏规整的17小节中等速度的引子，这是最常用的一个唱腔前奏，引出了第一乐段，这是一段风格浓郁的最典型的田埂调，速度和节奏都比较自由，旋律跌宕起伏，时紧时松疏密有致，如歌如诉十分深情，之后再次运用如引子格调的12小节的连接段落过度到热烈欢快的第二段，此段仍然

源于田埂调，然而他并非原模原样简单地套用原曲，而是进行了合理的选择，并将以适当的删减或扩充或重复，经多种方法整合之后，使得音乐性格发生了极其鲜明的变化，变成为载歌载舞的舞曲，这一乐段的写作手法和弹奏技巧十分精到而新颖，旋律由双声部构成，上声部运用带中立音的宽三度音程频繁地上下来回滑音的技巧使得旋律既圆滑流畅，风趣幽默，音乐情绪兴致蓬勃，乐观活跃，在旋律线的每一拍上巧妙地带上中弦或者里弦的一个空弦音，于是形成了固定低音式的低声部旋律，稳健地支持着上声部，整个乐段音响丰满宽厚，强烈的律动，铿锵明快的节奏令人情不自禁地随歌而舞，越来越热烈，直至高潮，然后逐渐趋于平静，曲虽终，意犹未尽。音乐结构自然简练，素材俭约统一，极富逻辑性，无论其意境和形式都呈现出较高的审美价值。

#### (四)积极乐观的人生写照

张树先的人生，虽然从小就遭遇了失明的不幸，但他并不因此沮丧和消沉，而是以乐观坦荡的精神面对人生，以积极进取的精神顽强地与命运抗争，以倔强的意志克服种种艰难困苦，炼就了他极强的生活能力，洗衣，切菜，做饭这些生活琐事他能做得井井有条，而他每天琢磨最多的事情则是如何把自己最擅长的三弦弹得让大家更加开心高兴，让大家在一天辛苦劳动之后感到轻松愉快，只要大家爱听，他就很乐意为大家弹奏，他把大家爱唱爱听的调子改变成一首首优美独特的三弦独奏曲，大家越发爱听。在他的三弦音乐中听不到丝毫的悲哀和愁苦，也许是因为他彻骨的人生体验使他最懂得珍爱生命，最能理解人生的意义，在他的心灵世界里和他的眼前是一片广阔明朗的美好天地，所以他十分热爱生活，他的音乐品格总是充满了欢乐幸福，总是温馨祥和安宁、自然质朴，时而还挥洒着幽默风趣，同时也流露出对光明，对美好生活强烈的企盼和向往，他就是这样自觉的努力地为人们奉献一首首热情洋溢的生活颂歌，一曲曲真切优美的爱情赞歌，也许这就是张树先所能给予人们的既平凡而又珍贵的馈赠，也许这就是张树先三弦音乐中所蕴含的艺术价值和社会人文意义之所在。■